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古今攷卷三十三

元 方回 續

附小雅二十二篇饗燕攷

七月朋酒羔羊之饗

紫陽方氏曰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章章十一句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公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

稼穡之艱難如此多陳歳序節物之遷人事當及時耳第七章言十月収歛之事第八章言夏正十二月鑿冰之事則歳功成矣乃又歌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吕東萊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羔羊躋彼公堂毛氏曰兩樽曰朋同謂兩樽之簡羔羊之微民得以升人君之公堂名之曰饗非儀禮饗禮亡之饗也意者周公作此詩亦必以樂官弦歌之而以諷成王

鹿鳴燕群臣嘉賓附論大小雅

紫陽方氏曰鹿鳴三章章八句正小雅也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自文王至文王有聲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

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麗序云王居鎬京幽王以上皆居鎬皇甫謐曰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所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删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回按孔氏謂商魯頌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謂

之鹿鳴之什者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周頌臣工首篇為什長則鹿鳴之十篇鹿鳴亦什長也序宴羣臣嘉賔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蒿芩興也鼓瑟吹笙鼓簧鼓瑟樂也承筐是將一句幣帛也我有旨酒兩句燕有飲則有食也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内立一人為賔使宰夫為主人乃諸侯之禮天子以膳夫為主立一人為賔之説亦不皆然燕來使者使即賔副者為介此云宴羣臣而稱之曰嘉賔

乃詩中有云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也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回謂人君不與其臣親獻故立宰夫膳夫為主人以獻賓酢之主人酬之而後主人獻君天子諸侯皆然朝則君臣燕則賓主其說未安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四牡勞使臣

紫陽方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説矣五章章五句全在豈不懐歸而王事靡盬為一問一答之勢足以見使臣之情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懐歸乃上之人作此詩勞問之朱氏曰燕勞而詠歌之乃使臣來歸燕勞之詩不言飲酒

皇華遣使臣

紫陽方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

而有光華也詩五章章四句其末送之以禮樂恐當是燕禮有樂歌是詩以遣之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說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朱文公之說也在文王時至周公制禮作樂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然禮樂二字只當是燕禮樂歌如後世送別置酒唱陽關之意惟文武成王周公至誠惻怛使樂工歌之可也否則具文而已使臣何以華為皇皇者華於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草木之華皇皇然興也於彼原隰

使臣之所往也駪駪征夫使也介也凡同行者皆是也每懷靡及惟恐緩惟恐後人臣之義也我馬凡四歌之指使臣之馬也諏謀詢度易韻以足詩章之義其音節必有可以感人者惜乎回老而生於今不能為其時使臣聞此歌也

棠棣燕兄弟附賦詩或作篇或誦古

紫陽方氏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馬八章章四句程氏謂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

重句少則各陳一義鄭氏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此詩歌以親之孔氏引左傳富辰諫王伐鄭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鄭氏所據然春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本作務則此詩乃周公所作呂東萊謂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疎故重歌之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朱氏謂舊說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文武固有燕兄弟之詩周公以管蔡之亂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至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葢處兄弟之變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鄂猶鄂鄂然不韡韡言韡韡也不作柎亦可花萼相依也說文作萼死喪之威兄弟孔懐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戎相也助也烝之承反一音塵久也呂與叔解鬩為窺伺謂寇至同力相死朱文公不然内有小忿外猶不許他人見侮而共禦之為是第一章興也二章言死喪三章言急難四章言鬩墻禦侮五章周公言兄弟之間喪亂平矣則遂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故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責夫庸人者急則倚兄弟緩則謂友朋勝兄弟者也六章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此章始言燕禮孺慕也當和樂而至於如孺

子也七章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古

韻合作沉此章顏之推說謂兄弟乖爭未必不起於各

妻其妻各子其子亦通據上文言之則死喪急難禦侮

之義盡而後可以有籩豆飲酒之樂則有妻子琴瑟之

樂八章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人身之終事兄弟不咸有

如管蔡室家不保妻孥為戮欲免乎此則此八章之詩

自首至尾是必究之是必圖之則信乎其宜爾樂爾而

可保其終矣成王燕其叔父伯父及巳之兄弟行而周公以此意作此詩也成王以後皆歌此章以燕兄弟也父行兄弟巳行兄弟子行兄弟一理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

紫陽方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此一句曰小序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朋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友不棄則民德歸厚矣此數語曰大序如關雎葛覃以下皆然隋書云毛

不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恐當用此說釋文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始也訖末名為大序回謂只當用后妃之德也一曰為小序乃子夏之筆風之始也而下乃毛公之筆及衛宏之筆東萊又引沈重云按鄭詩語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如此則小大序顛倒其說又自不同又引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如此則毛氏傳有序下注誤焉得西漢人

預為後漢人注序文乎衛宏之序恐已不傳朱文公去序全不信則又恐太甚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三章章十二句此章前四句興也故因伐木有丁丁之聲而且聽禽鳴之嚶嚶蓋感於兩物之聲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此六句二十四字如生蛇活龍一起一伏一盤一屈妙義無窮可一唱而

三歎押兩聲字古詩不拘結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為此詩者借木鳥之興述文王之心事人而用心至於此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紂方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飲酒一也文王以興紂以亡可不監乎二章肥羜肥牡以速諸父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何其婉也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之君於親舅不遺如此三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一餱之微民以失德上之人知人情可謂至矣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

我蹲蹲舞我乃叙朋友故舊之言然文王為西伯雖不為富何至無酒則酤買而飲朋友乎湑毛氏曰莤也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以茅泲之而去其糟回貧不可言旅寓杭城八年客至或典衣酤酒以飲之伐木之詩文武成康以來燕朋舊之樂章尚且酤酒而况於一寒儒乎孔氏疏解同班固志之異故舊即昔日之朋友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逺舊則不可更擇新友則非賢不交故變曰友賢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友賢

不遺不棄故儒則此篇是也回謂説詩不以文害辭何必如此曲論此詩言天子須友之事序乃下及庶人今之庶人知此者寡矣後世人主自秦漢以來為此者誰乎君尊臣卑叔孫通之法漢高祖知皇帝之為貴耳

天保下報上

紫陽方氏曰天保六章三十六句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

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囘謂諸侯燕其臣以宰夫為主人天子燕其臣以膳夫為主人詩六章俱是祝天子福壽之辭第四章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朱文公謂此詩武王所作周公所更定者歟囘謂凡膳夫於宴獻天子其禮今亡得非天子舉膳夫之獻爵則樂工歌此詩以弦之以介壽乎歸之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而君

曰卜爾君者即先公王也假神辭以陰福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歐陽公謂前既欲其興盛後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壊之物以為況回謂後世人主聖節有宴致語樂歌歸美於上以祝聖壽葢此意也

詩采薇遣戍役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

紫陽方氏曰采薇六章章八句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

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三詩者一以宴送防狄之將帥二以燕勞其還歸勞還勤歸互文也文王為西伯專征伐戍守西方防玁狁昆夷入寇以紂天子之命命將帥則知文王無受命稱王之事前五章多述戍邊勞苦憂傷之事知人情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謂以勤則成功也勉之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腓足肚也隨身而動君子行而小人從上下睦也亦勉之也末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此則兼指士卒之情懐而知彼之哀也莫知我哀非實不知也今年春往戍至戍所夏矣我代彼戍彼以秋歸而冬始至家一戍近乎兩年更相往來此文王之詩不知實誰所作後來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天子守在四夷此詩於周公之後其用乎其不用乎出車六章章八句前二章述往戍道路之苦三章美南仲者文王之將帥往城於方古必築城以禦狄也四章言士卒

往來之苦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知士卒之情非不欲宴安室家義命所在有軍中之號令書諸簡策人人之所畏也五章六章曰既見君子喜歸也曰執訊獲醜有功也文王歌此詩以燕歸師與夫杕杜四章章七句亦燕其將帥之所歌後世焉得有之

魚麗美萬物盛多

紫陽方氏曰鹿鳴之什第十詩曰魚麗於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繼以魴鱧鰋鯉有酒多且旨多且有此章

章三句一意物之衆多莫如魚亦興也感於此而言君子之酒君子指文武也罶音柳寡婦之笱多㫖㫖多互文也言物富之一也後三章章二句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㫖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多㫖有酒下先三字添嘉字偕字時字則一節勝一節嘉則美矣偕則萬物並美也無不美也時則萬物不徒盛而又及時也此詩者豈非文王暮年三分有二國家富極之時文王功成治定之後無事而飲酒則歌此詩乎序詩者

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分前九詩六為內三為外已非矣此詩萬物富盛遂謂終於逸樂者此一詩也始於憂勤者彼九詩也程子不取其說洛學終是過人一頭地

南陔之什六篇亡

紫陽方氏曰南陔之什六篇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心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附書於鹿鳴之什後其注恐是鄭玄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删定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乃分衆篇之義冥於篇端其權改什前非孔子之舊東萊讀詩記依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一南陔二白華三華黍四由庚五南有嘉魚六崇丘七南山八由儀謂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故改定毛本不於第十七卷用南有嘉魚為什首

而定為十八卷以南陔為首毛本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書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義

東萊本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四亡詩在十八卷為南陔之什宜在先崇丘已在第六由儀宜在第八此什只有四詩與毛本嘉魚至末自不同

儀禮鄉飲酒工歌之詩

東萊記曰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
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紫陽方氏曰
鄉飲酒用詩十七而六亡詩皆在其內孔氏謂召南三
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
簡劄始倒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
安得有此篇必有是詩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
非若歌之可習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東萊謂

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豹聘於晉合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下豈不與笙相和而歌乎朱文公謂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六節而亡之四謂今琴譜勾剔打摘吟猱等合為一字而一字數聲乃有聲而無詩者也近人長篇古樂府不必皆可歌有詩而不用於聲者也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赤壁賦世人以為歌熟之而後可也方詩亡矣而有聲則猶有笙也今古之鄉飲禮不備矣其

笙之聲亦不可得聞矣

鄉射禮六詩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燕禮工歌之詩

紫陽方氏曰燕禮之工歌笙與鄉飲酒禮用十七詩先後歌笙數目次序並同但易其文兩處乃合樂易曰遂歌鄉樂后云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夫所謂正歌備

者未有無筭爵無筭樂無筭樂三字未考為何聲何器

當檢儀禮疏攷之續書

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宫三終

紫陽方氏曰儀禮大射禮第八諸侯射禮也天子大射禮大夫大射禮亡公升即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名今亡吕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廵狩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貴德勸賢歟周禮曰賓出

入奏肆夏　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乃歌鹿鳴三終注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賔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賔又樂嘉賔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華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與諮事　乃管新宫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宫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賔醉降奏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謂諸侯之賔也禮畢而

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如此則陔夏之陔誤為肆也

附論九夏三夏肆夏陔夏采薺漢行禮大學出皷陔王昭寓環拜之說

紫陽方氏曰因攷鹿鳴以下燕樂歌詩遂及大射禮鹿鳴三終新宮三終内有肆夏與陔之說則不容不檢周禮樂師之肆夏采薺鍾師之九夏以書於此稍變注疏之文從俗然則讀書之難可知也誇一目十行之速而

無詳玩細閱之功可乎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康成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復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

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𮦷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薺或作齊除私反康成之釋多於司農以下文有車亦如之環拜以鼓鍾為節也然不釋環拜二字　今攷王昭禹有觧曰玉藻曰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趨而後行者以外而入内也此先行而後趨者從内而出外也行趨以肆夏采薺此王接賓之儀環拜以鍾鼓為節此又賔拜之儀也環拜謂列而拜者非一也有大禮則必有

大樂以和之環拜者禮之大也鍾鼓者樂之大也回向有王安石三經字説久已棄之王次點周禮訂義佳今無之正義張仲實偶借去耳如此攷而鍾師九夏附焉

附鍾師九夏

鍾師掌金奏注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王夏王出入奏王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昭夏牲出入

奏昭夏納夏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納當為約四方賔來奏納夏章夏臣有功奏章夏齊夏夫人助祭奏齊夏齊側皆反又作齊族夏族人待燕奏族夏祴夏祴讀為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鄉飲酒鄉射大射燕射賔醉将出皆云奏南陔勤之使不失禮驁夏公出入奏驁夏王昭寓曰諸侯射於西郊自外而入所奏也國語曰金奏肆夏及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

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春秋傳叔孫穆子不拜三夏文王大明緜拜鹿鳴之三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

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紫陽方氏曰叔孫豹魯三桓公子叔牙之後也叔牙子公孫戴伯兹兹生叔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叔孫宣伯僑如僑如弟叔孫穆叔豹三拜鹿鳴之三在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下文大同小異杜預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三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

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工
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囘謂杜預一名
樊一名遏一名渠之說同周禮注周禮注肆遂也夏大
也言遂於大位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
遏止也言福禄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福禄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
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
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

以須不能具回攷此畧知九詩之義叔孫可謂善言詩矣文字注疏不同當兩存之文王之三附書　正大雅之始文王之什七章章八句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一章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吕氏春秋以為此詩周公所作也末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工歌此五詩六句於叔孫豹何預焉大明八章四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言大姙有身生此文王纘女維莘

篤生武王牧野之師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亦非叔孫豹之事緜九章章六句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天生也八章備言太王承古公亶父之業遷岐作周營造之事末章至文王而虞芮質厥成所謂獄訟不之紂而之文王武王所以有天下歌之以施於叔孫豹與夫三夏之詩晉悼公之有司何其謬也豹惟拜鹿鳴四牡皇華讀而味之知魯有君子晉霸徒强而已未有知道之士也然周以來兩君相見歌文王之三亦太侈

大射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節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鄭玄注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鄭司農說樂正

奏貍首以射貍首　射儀注騶虞采蘩采蘋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　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度者謂采蘋曰於以采蘋南澗之賓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紫陽方氏曰鄭注貍首逸今射義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馬回謂諸侯燕射之樂節必不止此八句故曰貍首逸射義貍首力之反貍之言不來也首先也不來二字難曉不知樂正奏貍首以射貍首二句好似乎畫貍首為的也第射侯中無此物正義禮鄉射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鄭注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

南有嘉魚燕歌

紫陽方氏曰鹿鳴之什十篇南陔之什十篇鄉飲酒禮燕禮工歌笙次序同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亡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亡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亡合樂則以周南召南六詩今南有嘉魚在南陔之什第五篇前鹿鳴之什内七篇各有所用不入於後人飲燕之歌乃文王武王以來人君自以燕賓之歌也内天保一篇羣下報上之歌也此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

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說者以謂此成王時詩也首章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次章易汕汕而抻衎韻兩章一意言之不足故申言之興也魚多猶得賢者之多亦近乎比也君子成王也有酒以樂嘉賓則與賢者共之也共者何共太平之樂也三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樛居虯切纍力追切樛木興君甘瓠興賢者上下相纏繞亦與賢者共之意也四章翩翩者鵻與賢者之來也朱文公謂烝然來思式燕又思上

思字是助語下思字是必思上與來字押韻比非所急

通論燕歌之詩見此為第十五篇成王燕其臣而周公

作詩以歌其樂與賢之心也此樂章人主之所用也而

儀禮飲燕取以為歌

崇丘亡

紫陽方氏曰笙崇丘亡已見前

南山有臺燕歌

紫陽方氏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凡三十句一意序

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臺萊桑楊杞李栲杻音考女九反 枸楰音庾十物興也每章之末不祝其壽而美其德君子者皆指成王周公作此詩當是謄夫獻君之樂而鄉飲酒燕禮取以為歌

由儀亡

紫陽方氏曰笙由儀亡前已見六笙詩皆亡或謂有聲無詩而笙有其曲似亦可取

蓼蕭澤及四海

紫陽方氏曰蓼蕭四章章六句序曰澤及四海也蓼音六以長大之蕭蒿受天之露興也臣得君之恩意也既見君子四歌之諸侯來朝而成王燕之之歌也周公作此詩我心寫兮指此詩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

紫陽方氏曰太平之極諸侯來朝周禮有三饗三食之說則樂章不一湛露四章章四句序曰天子燕諸侯也他無一語易曉之至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興也露必至見日而乾天子燕來朝之諸侯不至於夜醉不出乃無筭爵也毛氏以為燕宗子族人之禮天子燕諸侯禮亡此歌以詩而有孔氏引諸侯燕禮庶子執燭甸人執大燭則恐天子待異姓諸侯亦然諸父諸舅同時與宴何不夜之有　此二十篇燕樂歌章亡其六十四篇次第玩味文武成康太平之天下周公制禮作樂之盛想像羨慕心喜神悅泰之酷至於晝掃禮樂漢之興一叔孫通因陋就簡可痛矣哉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紫陽方氏曰彤弓之什十篇其前二篇彤弓菁菁者莪通前鹿鳴之什南陔之什二十二篇為正小雅皆文武成王時宴歌之樂周公之所作也自六月以下至無羊十四篇為宣王之變小雅自節南山何草不黄為幽王之變小雅今且攷彤弓菁莪二篇于此彤弓三章章六句言不多而意有餘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諸先儒之説不可不攷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於是錫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錫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云凡諸侯錫弓矢然後專征伐范氏曰諸侯不可無長為之方伯連率以維之其有功則錫之弓矢使專征伐此王室之所以尊不然則強凌弱大併小而莫能制故曰彤弓廢則征伐缺矣李氏曰周室東遷彤弓之錫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回按尚書文侯之命第三十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曰用

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毛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傳示子孫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重耳城濮之勝作王宮於踐土經書天王狩於河陽傳注以周平王享晉侯讐之禮享晉侯王享醴命晉侯侑注既饗之又命晉侯助之束帛又策命為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書春秋傳所見二人而已吕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得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即行者異矣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後二章載之櫜之喜之好之右之醻之后之詩二章三章中言之無别意東萊記於受言藏之謂如説命衣裳在笥之意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

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於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於有印刓而不忍與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說詩太巧求詩太深主人見獻弓焉得不藏功臣合賞心焉得不誠一朝饗之本何名者此乃天子饗有功之諸侯樂歌天子饗禮燕禮食禮俱亡有此樂意猶可知

詩菁莪長育人材

紫陽方氏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序語良是六月詩序下説小雅燕樂二十二詩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則殊不然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中沚中陵皆興也莪謂蘿蒿今潮水不到處舒州江州渚間春生蔞蒿可食甚美菁菁其盛在阿在沚在陵興也人主能長育人材也説者以為天子行禮學校燕飲之歌鄭康成朱文公皆以為養士既見君子四言之學校之士喜見天子之至也

樂且有儀我心則喜錫我百朋我心則休四句皆指士類喜樂之心而求之深者揭樂且有儀一句為天子之樂之儀又於儀字上生出禮字敬字皆好高之論君子能長育人材必有其道不當以儀之一字創為禮儀之說且四句一體樂且有儀謂士類樂而有所儀法儀刑有威儀有禮儀何不可何必歸之於人君之身我心則喜我心則休與此句同意錫我百朋士類樂錫予之厚禄養之富亦四句一意回欲改曰菁菁者莪廢則無人

材矣豈不痛快第因樂且有儀之儀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其意如此乃謂此詩一廢天子無禮儀也不通先儒曲説人君必以禮敬長育人材迂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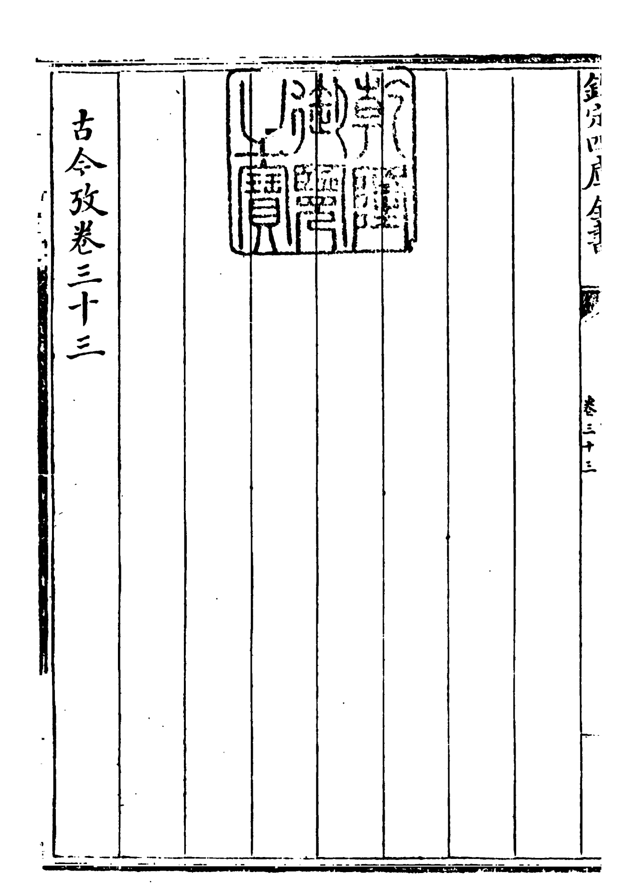
變小雅十四篇自六月始就攷正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戾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形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紫陽方氏曰於宣王伐北之篇歷序小雅燕樂二十二篇之義然語多有疵間有

不得詩之意而妄下三字者如菁菁者莪樂且有儀止是學校士人喜見成王之來心樂而體莊或指此為人主樂而有禮敬為之主足以長育人材殊不知下文我心則喜錫我百朋我心則休四句一意也獨摘此一句歸於人主之身非也其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於十六句詩中專摘一儀字此詩此意廢則無禮儀指人主乎指士類乎故曰語多有疵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能行此詩之事之意而至於天下太平因循廢弛至於厲

王則二十二詩之意逋廢矣故於宣王北伐繹此義以謂宣王中興後世北伐南征再修此詩既廢而後見文武成王周公之盛也然文武成王治天下尚有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十篇文武之大雅也自生民及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大雅也凡正大雅十八篇此尤周家致治之大根本也豈止於小雅乎



古今攷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古今攷卷三十四

元　方回　續

珍用八物　禮記八珍

鄭註珍謂淳熬淳母淳之純反母莫胡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　禮記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也熬亦煎沃煎成之以為名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母讀曰模模象也

作此象淳熬炮取豚若將當作牂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謹本作墐音斤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皽章善反糔息酒反溲所九反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注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作牂牂牡羊也封刲博異語也謹當作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皮肉之上魄膜也糔溲亦博異

語也糝讀滫髓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
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䵕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
然惟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内醢醢可食也　紫陽
方氏曰淳熬淳毋炮豚炮牂八珍之四其厚於味如此
淳熬淳毋一則煎稻飯一則煎黍飯皆醢醢肉醬也單
稻醬亦可漢醢彭越肉醬也漢蒟醬今人海味稱魚子
醬蛤蜊醬鱟醬皆鹽以成之單稻醬則麥豆和麵蒸罯
和盦成醬黃調水下鹽曝以赫日凡羮味煎熬無不用

之古或以醢醢並言則今之醋與醤歟但古醢乃肉汁為之曲禮醢醤處内亦以醋醤並言淳熬淳母既煎皆沃以膏猶今之米食以醤以膏煎飫熱飯猶易也炮豚炮羊實棗其腹編萑塗墐既熟擘去皮膜實之棗小鼎實之鑊湯或全或析三日三夜而後和以今之醋醤而後食之不亦勞乎不過棗肉與猪肉羊肉相入先炮後煑耳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

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音每注胑脊側肉也
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醙腱
其言其偃二反筋之大者　紫陽方氏八珍之五曰擣
珍以牛羊麋鹿麕脊側肉捶以柔之此乃今杭人巴鮓
鋪所謂紅羊巴也今但用猪脊膂肉柔醢而風之臘乾
為上呂兩府判閱時為回言買諸杭以猪臟裹而煮之
彌潤且佳凡今巴鋪有鹿脯獐巴脯鹿條及此紅羊也
削而生食謂之削脯煨而蓺之謂之捶脯鬆脯此云牛

羊麋鹿麕之脊側肉却似易辨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膋腸間脂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膋音遼幪音幪酏讀為餰飦之然反

臆音憶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飡矣

此周禮酏食也飡與餰同又音贊　紫陽方氏曰以新

殺牛肉薄切漬諸美酒朝而食之今旋鮓鵞鮓取牛肉

為之此一珍不難牛羊麋鹿麕之肉屑以薑桂或濡或

乾而食之或今之肉旋鮮筭條巴皁角脡影戲巴椒醋

炙巴以牛羊麋鹿麕肉為之何不可狗髾幪肝燒食今

北人羊腊裹腊燒而割亦佳稻果狼臅膏恐别是一物

鄭注周禮餰食上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

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鄭注此周禮糝食附攷在後具醢人羞豆之實

醢人羞食酏食糝食

紫陽方氏曰周禮膳夫八珍引禮記内則書其物八珍中多糝食酏食今郤以周禮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補之不取鄭司農說康成謂酏餰也之然反内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周禮注有兩稻米字

一合以為餌煎之此醢人朝事饋食加豆羞豆肆豆今去
之末一豆也附此

醬用百有二十甕　醢人醢人各六十甕四豆之

實

紫陽方氏曰注醬謂醢醢也如此則醬乃醢醢之總名
歟今之世醬自是醬醢自是醋醢以肉汁鹽料或魚或
肉或骨海物以物釀之不常有周人之制難以強通存
其名數以考其古耳注又謂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

以五齍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共齍菹醢物六十甕

醢人掌四豆之實注醢肉汁也　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注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謂茅初生或曰茅水艸杜子春讀茆為卯玄謂菁蔓青也茆鳧葵也凡菹

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回謂韭昌菁茆蔬茹也醢麔鹿麋肉䭚也以一物配一物取其氣味相成鄭康成謂其狀未聞則回亦無所容其攷矣竊謂朝事八物八豆也饋食八物八豆也加豆八物八豆也羞豆二物則二豆乎計此二十六物合用二十六豆乃豆實也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注作䪡七醢七菹三臡實之令細筭此乃二十二物合酏食糝食為二十四欠二豆之實豆之外又以此等物為六十甕并醢人為百二十甕宗

廟祭祀用之燕饗賔客用之王日一舉用之王之所食不止於食前方丈也析饋食之豆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注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膞謂脅也或曰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回謂蠃當如今螺周豐鎬之地所生豈必皆甲於天下必取諸九州四海如海邦螺之類不一何必曰螔蝓乃今之蝸牛莊子所謂左右角觸蠻氏者其可以為醢醬乎今兩浙螺大

小幾百種以為醯可勝筭此八物不拘以魚對肉魚則周之涇渭灞滻大陂澤黃河上流當有之不減東南荊揚州也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回謂此四醢易曉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菭水中魚衣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箈箭萌筍竹萌芹音勤說文作菦音謹箈音迨又徒來反兎改又之二切不可用芹回嘗食之生挼用酸醋鹽亦可口深蒲蒲蒻之說得非今之吳

中若茭艸蕩者乎岑參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菰者今茭菰也有大有小上開花小結菰子而或者以今交白為菰臂杜詩波飄菰米米又冷秋菰各一物菖蒲不能成頃畞有絶細者大者今端午用之菰蒲深處皆茭草蕩則蒲蒻之謂乎今人以海上草織鹽席者為帆曰蒲帆為鞋曰蒲鞋席曰蒲席則蒲蒻之説通諮當是今水中呰浙人食呰脯不一類鄭司農云水中魚衣妙康成謂箭萌則若箭竹之笋笋筍今通用筍

竹萌三字奇康成謂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齊

子西反非酒正之五齊七醢醓蠃蠯蚳魚兎鴈也七菹

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醢醬所和細切

為虀全物若䏋為菹少儀曰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䏋

而不切麇為辟雞兎為宛脾皆䏋而切之切葱若薤實

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虀菹之稱菜肉通　羞豆之

實酏食糝食前已見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王

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罋其說畧

朝事饋食加羞之説籩人四籩之實 司尊彝朝踐朝獻再獻饋獻

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康成以司尊彝之職祭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 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 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 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也 紫陽

方氏曰此籩人肆籩所注也鄭司農朝事之說人予朝事其親之禮也康成謂之宗朝薦血腥之事其詳見司尊彝注今具于后　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泰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注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

瓚酌亞祼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朝踐謂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賔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回攷之朝事朝踐朝獻一也雖薦血腥有燔膟膋肝之事尸食此也饋食薦熟又

再燔之故有焫蕭合黍稷之說羞籩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羞尸也侑尸者必主人也主婦也宰夫以房中之羞羞之鄭以此解羞籩之實所羞者糗餌粉餈也朝事籩麷蕡也麷音逢字從麥故知為麷麥蕡符文反熬麻也子夏喪服傳白苴麻之有蕡者回見今藥舖有之曰麻仁熟藥有麻仁圓白麷稻也黑麷黍也爾雅有黑秬黍故以黑為黍因以白為稻形鹽築鹽為虎形也春秋傳曰鹽虎形李秀嵓謂師中之

說近是康成以為鹽之似虎者殆非也○謂堆散鹽於器似不雅故餙為虎形周公作此禮必有所本否則兒戲耳今釋奠有此虎形鹽膴火吳反膴魚為大臠也膴章涉反或曰豕肉也鮑乾魚也或曰魚包也鱐所求反乾魚之折者也以上凡八物凡八籩　饋食棗也㮚也桃也乾䕩也䕩音老梅乾也榛實也凡五物鄭氏又曰有桃諸梅諸內則之文也　賈氏曰桃梅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通為八物八籩

加籩菱芡脯㮚脯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菱古稱芰今菱角芡今鷄頭㮚古栗字鄭康成謂栗與饋食同鄭師中謂栗脯當作脯修避饋食之栗肉脯薄切者肉修捶之而施薑桂者捶之蘗反　羞籩糗餌粉餈餌粉稻而合蒸之粉餈粉稻而為乾餅李秀嵒從康成不從師仲糗熬大豆與米粉豆屑亦不從此四物乎兩物乎亦八籩四籩乎豆法當各三十二豆三十二籩

六尊六彝舟罍之數

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罍神之所飲也詩曰瓶之罄矣維罍之耻斝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黄彝黄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畧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

蜼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尊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為殘玄謂黄目以黄金為目郊特牲曰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紫陽方氏曰此春官

之屬也回著論天官二十四官王曰膳飲祭祀賔客牲牢鼎俎豆籩之事及於朝事饋食加籩豆之數則不容不書六尊六彝舟罍之所以然云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后與王同庖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正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正義曰言王日一舉者謂一日一太牢鼎十有二者按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者

謂正鼎九陪鼎三即是奇數揔而言之即十二云物皆有俎者俎據正鼎而鼎各一俎　紫陽方氏曰正鼎九陪鼎三其曰牢鼎之實其馬牛羊豕犬鷄王之膳用六牲六鼎乎魚不入鼎入庶羞腊一鼎乎馬牛羊腸胃一鼎乎祭肺煑於何處用何鼎鑊以為鑊烹煮之而後升於鼎由鼎升之俎此九鼎而九俎也膷臐膮牛羊豕之臛不升俎者陪鼎三者此物也升之豆在庶羞之列先儒論王膳多言太牢牛也不言殺馬何也一日三食言日

一舉者指殺六牲而言也言王不言后者知后與王同庖也

王齊日三舉三太牢朔食兩太牢

王齊日三舉釋曰齊謂散齊致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

按玉藻曰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矣　紫陽方氏曰王膳用六牲馬為首牛羊豕次之今但言一舉為一太牢三舉為三太牢或兩太牢不言馬

何也豈馬亦太牢乎王齊之日三太牢加盛饌也近世齊輒不食肉用僧徒之說菜茹終日豈禮乎

不舉有二如後世避殿減膳徹樂

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大札喪癘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戮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紫陽方氏曰不舉之說有二不殺牲一也不聽樂二也王膳用六牲以樂侑食盛其饌而備其音王齊則不

侑食以樂而加三舉如凶年之類則不殺牲如刑人之類則不聽樂如後世人主下詔避殿減膳徹樂也

王以樂侑食

正義以樂侑食即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按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此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當有舉食之樂可知按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　紫陽方氏曰然不知王食

之侑果何樂也

玉藻用禮牢食之異

趙商問康成王日一舉鼎有十二是為三牲備馬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説鄭答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周禮周公太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　紫陽方氏曰正義中有趙商與康成問答此其一也禮記出於漢儒王制尤

多舛剌不但玉藻也明堂位之誇魯謂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未嘗相變然魯弑三君士有誄始莊公婦人髽而弔始臺駘豈不誣哉周禮一書亦何可盡信出於劉歆之手五帝之説因秦西畤始於漢高祖曰待我而五故漢人必祀五帝尚書注上帝僞為孔安國傳者亦曰五帝皆漢俗儒泥於目之所見也可疑揩者不一可盡信乎月令五帝呂不韋之書附會世俗僞孔安國書傳朱文公謂魏晉間人所為吾輩讀書當具法眼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註祭謂扐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嘗每物皆嘗之正義曰玉藻曰火熟者先君子鄭注云備火齊之不得也故膳夫品物皆嘗之王乃食　紫陽方氏曰曲禮有云殽之序徧祭之膳夫授王以所當祭之物天子至尊也不可廢祭而使之自取扐肺扐脊於俎不可也故膳夫授之天子至尊也養之不可不慎也品嘗其食王乃食不但謂火齊之不得

也許世子止不嘗藥書為弑與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所防微矣

日中夕食奉餘膳祭牢肉

王燕食則奉膳賛祭注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　紫陽方氏曰日中而餕即朝之餘食也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為三時食天子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鷄庶羞百二十品分為一日三時之食與后同庖糬禮者謂燕食者日中食與夕食是也祭牢

肉以明日中食夕食但祭牢肉而他殽不徧祭也曰牢肉者三時所食皆肉也下文王稍事設薦脯醢先鄭意謂朝食日中食之後閒食則薦脯醢後鄭不然玉藻諸侯猶云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曰以此一事旁証之天子夕食祭牢肉與諸侯同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紫陽方氏曰正義非先鄭是後鄭今攷王昭禹解曰謂之稍食則禮事之畧者鄭氏

謂小事而飲酒是也故膳夫設薦脯醢而已腊人醢人之物回以為王一日三時食或遇小事飲酒則不必備牲凡可以薦酒者隨宜而已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紫陽方氏曰王昭禹解謂王之於羣臣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意以謂惟燕禮王以膳夫為獻主為饗饗於廟

燕於寢禮固不同天子諸侯皆君無親酌其臣之禮侯伯來朝有三享三燕三食者饗則不以膳夫為獻主可乎饗禮非必享諸侯如饗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可饗也豈可屈天子親酌以饗之則恐饗禮亦以膳夫為獻主也天子饗燕食禮俱亡然小雅正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菁莪天子與功臣諸侯卿大夫士學校故舊朋友燕饗之樂章俱在回嘗次序之就發明各詩之義附諸此卷之後拘於饗禮不設膳夫為獻主恐不可也

禮酒燕飲酒之異

酒正共賓客之禮酒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　紫陽方氏曰鄭注禮酒王所致酒也其燕飲酒但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無禮酒飲酒之異王昭禹解始謂禮酒謂致饔於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燕飲則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為有節然亦當防其過焉故共其多寡之計回謂此說恐未然姑存之饗士庶子耆老孤子亦

曰享豈可謂之禮酒王燕羣臣而酒正計多寡與王后飲酒不會違矣

古諸侯無饗君之禮春秋鄭伯饗周惠王

禮記郊特牲正義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則饗君非禮春秋之時則有諸侯享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　紫陽方氏曰魯莊公十七年周惠王即位春秋之第五王也武王至幽王十二

王而平王東遷桓王僖王莊王而惠王魯莊二十一年王子頽之難鄭伯與虢叔納王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虎牢以東又以后鞶鑑與之王廵虢守虢公為王宫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惡於王矣鄭伯者鄭厲公突也突立二年而出奔為鄭昭公忽所逐昭公立二年又子亹立二年子儀立十四年突在外十七年再入為君又七年卒其卒之年即饗

王之年也厲公突雖有功於惠王非賢君也輙廢古禮而饗王自厲公始惠王雖能克王子頽而欲立子帶非明君也故屈巳受諸侯之享自周惠王始非頼齊桓公立其子襄王周室不知所為矣

附論天子下堂不下堂

正義釋天子無客禮按覲禮天子負扆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

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注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處　紫陽方氏曰覲禮亦下堂而迎諸侯自周衰王始周禮齊僕有朝宗下堂以車迎送之節正義有或然之疑則周禮之不可信者多矣

饗禮亡孔氏約大射燕禮觧大宗伯饗燕攝王祼

賓客

禮記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孔氏曰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

射禮燕禮解奏樂及樂闋之節鄭注賔入大門謂朝聘之禮行朝聘既畢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卒爵而樂闋者賔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賔賔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賔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賔飲作樂卒爵則樂止諸侯稱公稱主君飲則作卒爵則樂止宰夫之為主人者受酢而飲則樂不作無作則無止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也回畧攺孔文若

其享時主君親獻賔賔親酢主君賔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此禮之美也　紫陽方氏曰同疑天子饗來朝諸侯亦必有待之酌酒以獻賔者如諸侯燕賔禮宰夫為主人天子則膳夫為主人今孔氏論享謂主君親獻賔親酢主君乃諸侯饗異國卿之禮推而上之天子之享來朝者果不設主人乎李心傳三禮辨謂燕飲酒則膳夫為主饗則王自主之語在大宗伯職同以大宗伯職攷之以賔禮親邦國之下正文與注中並無王自為

饗主之文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四禮皆用酒無王自為饗主之文讀至大賓客攝而載果康成注曰載為也果祼也讀為祼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主也鄭師仲司農云王不親為主回謂大賓客王饗之也燕之也今此文不言膳夫為主人康成乃為大宗伯代王祼賓客以鬯又曰君無酌臣之禮又曰攝酌獻師仲又曰王

不親為主則不知李心傳所謂饗則王自主之語在宗伯者果何所據乎有大宗伯大賔客則攝而載祼之文李心傳所謂檢索不見其語孔氏所謂饗時主君親獻賔賔親酢主君亦不知何所據也

饗燕食酒主人之疑

紫陽方氏曰饗禮酒不敢飲未見誰為主人周禮有大宗伯攝祼燕禮酒成禮而爵無算王膳夫為主侯宰夫為主食禮設酒於觶不飲不設主人鄭氏以禮酒為饗

燕之酒王光遠王介甫皆以為禮酒饗也飲酒燕也李心傳引春秋傳曰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心傳謂由是言之饗燕皆謂之禮不得分而為二矣回疑文王時未有天下鹿鳴以下二十二詩有文王燕饗之詩有武王成王燕饗之詩文王為西伯可以享來朝之虞芮及諸侯與諸侯之卿矣不然則用燕禮而已王燕禮用膳夫為主人周公之制也文王未為王也則無此禮武王成王時始有此禮乎彤弓錫有功諸侯曰一朝饗之

此饗禮也異於燕祼不設主人而天子親酌之乎然君無酌臣之禮康成言之王不自為主師仲言之大宗伯大賓客攝祼周禮書之回覺饗燕恐不甚相遠饗於廟燕於寢燕有膳夫之主人則饗亦當有之大宗伯之攝祼非乎諸侯饗列國之卿如晉侯享叔孫穆叔歌肆夏繁遏渠不拜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始三拜此饗禮也必不出三獻而成禮也有主君有賓有介必有主人昭六年季武子晉人饗之辭五獻而三獻昭元年

鄭人饗趙孟五獻所謂五獻者豈可晉君一一親酌乎天子饗侯伯九獻天子親酌酒至九不亦勞乎饗燕一也膳夫為主人恐亦一也大宗伯攝祼推之則大宗伯亦可代酌獻也天子有饗士庶子之禮有饗孤子耆老之禮必有主人湛露之燕蓼蕭之燕鹿鳴之燕伐木之燕皆有主人則彤弓之享必亦有主人回不敢曲徇先儒之臆說也

古今攷卷三十四

古今攷卷三十五

元　方回　續

骨體之數　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　骨折曰殽脅禘郊之事有全脅　王公立飫有房脅親戚燕飲有殽脅　士喪禮有豚解虞兼用豚解體解　天子諸侯正祭有豚解體解　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　二轂不薦神尸兩髀不升主

人主婦俎　膉不升喪祭之俎

陳祥道禮書周禮王之牲事冢宰大夫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饔外饔割烹之司士帥其屬而割羞諸脊正其牲體　前脛骨二肩臂臑也（臑音猱奴到反肩臑音十虞韻不收）後脛骨三肫（音屯）亦作膞胳亦作骼觳也（既夕明衣裳長及觳音斛）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特牲亦曰幹）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膉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

六而為九二㲉正祭不獻神尸主人之爼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爼膉不升喪祭之爼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膉而二十有一去二㲉而為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㲉脀則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㲉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脅也脊肺既夕鼎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脅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畧豚解而已至虞然後有豚解體解禮

運曰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熟其俎謂體解而爛之為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陳祥道不解殽脅以豚解為全脅可疑　士喪禮豚四解士喪禮未葬五奠　小斂之奠陳一鼎大斂陳三鼎豚合升　月朔奠如大斂禘郊雖先有全脅後有豚解體解陳祥道所以可疑鄭康成亦不解殽脅　禮疏亦不解殽脅

儀禮士喪禮第十二陳一鼎於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西鄭康成註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又下文奉尸侇於堂入奠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棺入升棺陳三鼎於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康成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合升四鬄亦相互耳　正義曰此為小斂奠陳之鼎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者凡牲體之法有二一者四解而已此經直云四鬄即云去

蹄明知殊肩髀為四段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略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故云喪事略若禘郊大祭雖居喪亦先有豚解後為體解是以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爛之國語亦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一作俎親戚燕飲則有殽脀者若然

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體解豚解禮運所云者是也此經云四鬄并兩胉脅與脊總為七體若豚解皆然也紫陽方氏曰儀禮疏解國語全脀云禘郊雖先有全脀後有脀解體解如此則陳祥道以豚解七體為全脀可疑也士喪禮有襲奠脯醢醴酒小斂一鼎豚大斂三鼎豚魚腊朔月奠三鼎如大斂士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謂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若士喪禮未葬有五奠既夕禮則喪禮下有葬禮也殺脀二字鄭康成賈公彦

陳祥道並不解

特牲饋食骨體之數尸俎九體有併骨二為十一

魚十有五之說祝俎三體加可併者二 作

俎主人俎五體併二 主婦俎㲉折餘如主人

佐食俎三體賔骼不可曉 長兄弟及宗人

折中賔有公有司私臣皆㲉脅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注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

道也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夙興視側殺視牲之明日

牲鼎魚鼎腊鼎　肵謂心舌之爼　肵敬也所以敬尸

挼祭尸取菹㨎於醢　尸祭黍稷肺扨肺以祭　啐酒告

旨　尸祭鉶告旨鉶肉味之有菜和者　尸振祭舉肺嚌之　乃

食食舉食謂食肺舉謂骨體　主人羞肵爼　尸三飯者三　按

特牲記云尸爼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

骨短脅注尸爼神爼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大有

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竒膚三離肺一

扨肺三注離肺猶𢬵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

舉肺刌肺三為尸主人主婦祭魚十有五注魚水物以頭
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腊如牲骨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
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
禮羊豕各三體膚一離肺一　阼俎主人俎臂正脊二骨
横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注主人尊欲其體得
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
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注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

為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　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注三體卑者從正　賓骼注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為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　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注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　衆賓及衆兄弟内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膚一離肺一注又畧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看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私臣自己所辟除者　賈公彦正義曰長兄

弟及宗人折注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衆賔及兄弟内賔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注又畧又畧者上文長兄弟及宗人直言折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畧此又不言折而言殽脀言此所折骨値有餘體即破之可也

紫陽方氏曰牛羊豕皆有二十一體尚有兩髀與脰不在數據所云長兄弟及宗人折康成不明言所折之骨體為何物乃二十四體之餘乎其於殽脀則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

如此則與前之名折者皆解體二十四好物之外零殘骨肉一人得帶肉一骨以食也使殽胥果如此則士會所問之殽烝乃周定王以饗之者果如此薄乎陳祥道謂肩臂臑膊胳之骨不可以折所折者脊脅也少牢脊則先正脊脅則先短脅以屈而紆之故也回謂如此則脊骨三脅骨三皆可折而屈之一骨折為二骨而不殊故尸俎有併骨二祝阼主婦俎皆有併骨二其實皆一骨折二故尸俎以九體得十一之名祝俎以三體得五

之名作主婦俎以五體得七之名然則一豕之微有二十四體有心有舌以為肵俎有離肺以為舉肺有刌肺以為祭肺又有祭之之脊不在正脊脡脊横脊之數牛羊剝皮無膚而祭與膳用其腸胃豕不剝皮豢腴君子不食故去其腸胃而以其皮為膚以尸體九祝三主人主婦五為十佐食三賔一紐算其數合用二十八塊段如物升俎併髀臑計二十四物自少四物不可以充俎食也所謂折所謂骰脊破折餘體又寧有幾多骨體也

耶

主婦俎𣪠折康成注𣪠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臑脾大夫妻公彦釋曰案既夕禮記云明衣裳長及𣪠鄭注云𣪠足跗也是後足也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者少牢主婦用左臑此士妻辟之不用左臑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太早鶴山先生曰鄭億度耳　紫陽方氏曰細觀之胙俎主人之俎也臂也正脊二骨也横脊也長脅二骨也短脊也此五而七也又膚一也離肺一

也忽於主婦俎添二字曰𣪊折下文曰其餘如阼俎謂以此一物曰𣪊之折者以對主人俎之臂而曰其餘如阼俎則正脊以至離肺如主人可讀也如鄭注則難解下文佐食俎曰𣪊折脊脅為三體則何必於主婦中贊𣪊折二字乎賔骼一段難解不可曉

李秀嵓計特牲飲數

二爵　二觚　四觶

一角　一散

李秀嵓三禮辨曰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以韓詩外傳攷之則此十器共受二斗七升也

今所設者左壺耳戶東之尊有主酒焉以投壺之量約之則容十斗也而一祭之間尸飲七主人飲十主婦飲八賓與祝皆飲五長兄弟飲八佐食及衆賓長皆飲四衆兄弟內兄弟舉奠衆賓宗人公有司私臣皆飲二凡用爵者三十二衆賓衆兄弟皆以三人為率公有司私臣以二人為率內兄弟私臣皆以五人為率用觚者十三用觶者三十一用角者四用散者二不應受酒十一斗七升然則實之皆不及半也主人飲十凡六爵二觚一觶一角共受酒一斗七升即半實之猶為八升有

奇而每飲言觶爵則其實亦未必及半不然不容書也

紫陽方氏曰韓詩外傳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梓人一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觚當作觶古字誤獻以一升而酬以二升故曰一獻三酬酬酒不舉者賔之初受酬者也如旅酬則無不飲矣三升之觶雖若多酒然古人升小於今人之升也古禮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觶當在二升觚之下四升角之上散五升最酒多

而卑賤者飲之此李秀嵓計算飲數如此然和注侑食洗散獻於尸之前有六爵皆無算凡六爵無算者不可數計也散惟用之一次尸將謖而獻之秀嵓所算飲數其果然歟

李秀嵓算牲體之數 一牲三十二物

三禮辨曰尸俎右肩以下自今約之葢一牲而折之為體者三十有二為骰胥者十有八而又有為羞為燔者肝既以為炙矣一肺而離之刌之為二十有九葢古者

人簡儉不以侈為禮耳　紫陽方氏曰王有上中下士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士則有寢有廟祭止於用一豕下士乎中士乎上士乎不知諸侯不命之士又何如乎以回計此一豕之體曰解體二十一之外有曰二髀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曰炙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曰肉今燒肉也并肺之舉離扌切則三十二也殽胥十有八容别細豉髀步禮反

偶計王膳用六牲之數

紫陽方氏曰王膳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為六鼎魚入庶羞不入鼎牛羊腸胃豕膚腊為三鼎而九鼎九俎陪鼎臐膷膮不與日一舉朔日二舉齋日三舉齋則三太牢也言太牢則少牢在其中矣一年三百六十日致齋三舉約一百日當享三百太牢除三百外有二百六十日為二百六十牢加十二朔又十二牢共計五百七十二牢祭祀賔客在外且曰千牢十年饗萬馬萬牢萬羊萬豕萬犬堯在位百年穆王饗國百年則饗馬牛羊豕犬

各十萬牢乎諸禮經並不言馬如何食亦當有三十二體而無馬炙馬胾馬脩脯馬腸胃之說其具於禮而實不牢乎韓魏公之課萬羊未足多也今日有大會動饗五百千者間用馬牛亦盛矣古人豢犬今人無之所以祭祀賓客不用犬

春秋左傳士會殽脀杜預注體薦半解其體 折俎體解節折踈宴食殽脀無文 士特牲九體 大夫少牢十一體 諸侯天子俎體無文 體

解節折升俎有殽烝

春秋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原襄公相禮殽脀杜預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注饗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士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注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宴有折俎注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正義曰

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鄭玄詩箋凡非𣪊而食之曰殽切肉為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若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饗亦當有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王為公侯設燕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啖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

大夫禮則十二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五等諸侯總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親來則為之設饗又設燕也饗用體薦宴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饗仍用公之燕禮亦同折俎是王室特賓之禮也　紫陽方氏曰此疏以半體為饗禮之體薦為房烝則陳祥道以體解二十一節為房脅非也此疏以體解折節為燕禮之折俎為殽烝則陳祥道不解殽烝其故何也祥道捨士會問殽烝不言指豚解體解為全脅決然不可也

既曰全脅焉用解郊祭天禘祫祖宗用全體亦有豚解體解鄭玄所謂四𩮜七體乃士喪禮之豚解回謂祭祀之全脅全體也饗禮之房脅體薦半體也殺烝之體解節折乃殺烝也故曰宴有折俎也鄭玄云四𩮜七體正是喪祭用之引禮運以證曰腥其俎為豚解乃喪祭之豚解必非全脅別是一件禮物饗禮之所謂房脅所謂體薦乃半體之薦不可以體解二十一物為說其體解二十一物乃折俎也乃殺脅也如此而後說可通康成

解特牲折字為殺胥皆非不可據而陳祥道誤以豚解為全胥於禮傳並無所據

陳祥道全胥自為二說

紫陽方氏曰祥道以豚解七體為全胥王郊祭天禘祫宗廟用豚解七體而已乎有牛有羊有豕而郊壇有全胥之犢祥道禮書第八十八卷論圜丘之祭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胥注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胥如此則角繭之犢全乎解乎全胥非豚解明矣

國語説全脀房脀殽脀　全其牲體而升於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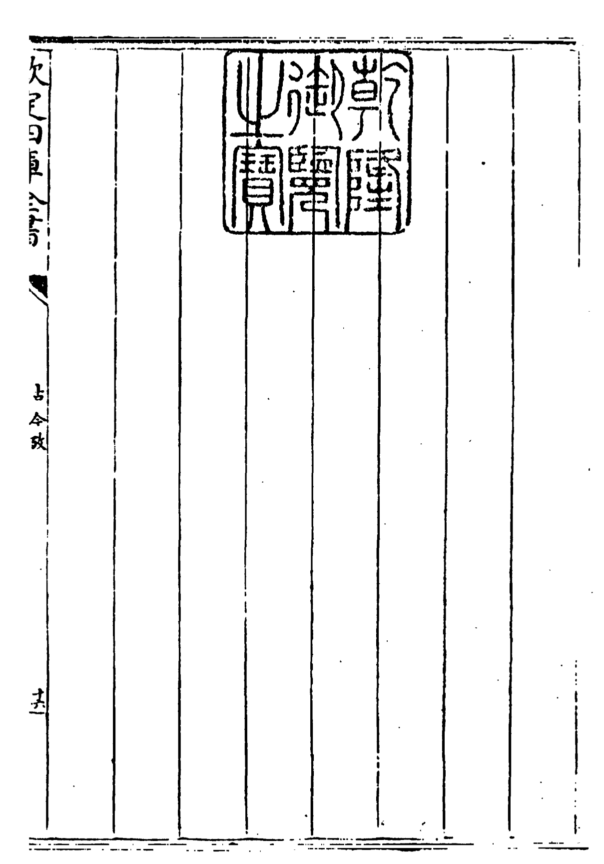
半解牲體而升於俎　體解節折而升於俎

孔穎達正義論全脀房脀殽脀謂國語説此尤詳引其文附此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享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親戚宴饗則有殽脀皆作烝令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脀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脀王公立飫猶饗禮也禮之立成者

名為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脀傳言體薦則房烝也親戚宴饗則宴饗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脀此傳畧而文猶是殽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紫陽方氏曰頴達此疏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脀豈祥道豚解七體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為折俎為殽烝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烝而不解殽烝乎其誤也根於康成

魯頌籩豆大房證全脀

紫陽方氏曰偶憶魯頌閟宮有曰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按呂東萊讀詩記見所記以大房為全脀謹書諸此　呂東萊記毛曰毛炰豚也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國語云郊禘之享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親戚燕饗則有殽脀如疏文次全脀謂全胾牲體殽脀謂體解節折則房脀是半體可知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攷卷三十五